論語後錄

論語後錄卷第三

達巷黨人曰

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宜連讀雜記余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是也又孟康以爲人即項橐史記以此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康蓋據此而說橐淮南子或作託見說林訓

今也純

鄭康成曰純當爲緇案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纚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泅冠爲冕又

冠無名氏者

拜下

拜下者於堂下稽首再拜卽左傳所謂下拜是

今拜乎上

升堂稽首再拜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億不信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乎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

毋我

子畏於匡

鄭康成曰微服而去案夫子以定公十三年始至衛居

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

匡人其如予何

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案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如台史記皆作奈何奈何亦言奈我何也爾疋台我也如之言奈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意一也

太宰

鄭康成曰吳太宰嚭閻若璩曰夫子先後兩居陳辨防風氏骨肅慎氏砮皆在陳時事故當時以多能稱夫子大宰者疑是陳太宰檀弓吳侵陳陳太宰使於師者是

也

牢曰

牢家語以爲字子張孟子有琴張應即是

空空如也

鄭康成本作悾悾是別字

我叩其兩端

鄭康成曰兩端末也案端即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銳者謂之耑亦謂之末叩其兩端者揣其本而齊其末之

說賦

鳳鳥不至

墨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

侯叛據此則夫子此嘆益爲諸侯叛周而發也

河不出圖

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即河圖也所謂震東兌西离南坎北者是九宮縱横合於十五十五者以兩少則七八以兩大則六九是也故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二七八九五一四三八皆十五又斜計之二五八四五六亦十五唯四隅九二七爲十八七六一爲十四三八一爲十二九四三爲十六其不合於十五者又二如兩少兩大之實數也故曰九宮用在二大衍用在四二者兩儀四者四氣六日七分法以坎离震兌四正卦各主一方九宮法以坎北离南震東兌西起冬至震北兌南离東坎

西起春分离离南坎北兌東震西起夏至兌北震南坎東
离西起秋分其義一而已矣賴孔安國之說在余故略
詳之世之君子勿以宋人之言求余言也可

冕衣裳者

鄭康成本冕作弁云魯論讀弁爲絻今從古案周書王
會篇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絻即冕說文解字冕或作
絻是絻與冕同也

雖少必作

史記作雖童子必作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趙壹荅皇甫規曰恂恂善誘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即

羑或又作誧淮南王書云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
光高誘注誘美稱也高氏之說由夫子此論歟
卓爾
鄭康成曰卓爾絕望之詞案說文解字有棹云特止也
應即此字
末由也已
史記作蔑由也已案左傳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公羊傳
蔑作眛眛字從末是末與蔑通
子疾病
鄭康成曰病疾益困也案說文解字病疾加也呂覽管
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

困稱病之說

韞匵

鄭康成曰韞裹也

而沽諸

熹平石經沽作賈玉篇引作𠩄是正字

沽之哉沽之哉

熹平石經亦作賈

子欲居九夷

許眘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

之國故夫子欲居之

喪事不敢不勉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勉而爲瘠則吾能案此勉字應讀如勉而爲瘠之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以爲爲靈夫人而發

未成一簣

鄭康成曰簣盛土器說文解字簣草器古文作臾象形蓋草作之取以盛土者也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爾疋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山海經注謂之英引作謂之骨英河圖括地象曰蟠冢山上爲

狼屋下有草花名曰骨谷食之無子骨容卽胥英是也古聲英容同胥卽肯字此卽秀而不實之說矣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巽當作顨卦之顨易敘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顨顨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易以兌次顨卽巽與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顨爲隨風兌爲麗澤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

繹之爲貴

鄭康成曰繹陳也案方言自山而東謂改曰懌懌訓爲改比鄭義爲近懌俗字繹正字作繹者是

衣敝緼袍

說文解字曰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緼曰袍緼
紼也紼亂絲也然則緼袍以亂絲爲之者矣

與衣狐貉者立

陸德明曰字當作貈是本字

未可與權

易繫辭曰巽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
經者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
矣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應作凋

唐棣之華

毛詩有棸棣應即此棸棸正字㢈借字

恂恂如也

鄭康成曰恂恂恭順貌

便便言

鄭康成曰便便辯也案史記正作辯辯言古便與辯通

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

作便程大傳作辯秩便辯聲相同互通鄭君之注所以

與史記合歟

踧䠖如也

說文解字踧行平易也䠖長脛行也踧䠖與下與與同

義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以緝御爲踧䠖之容

蹜敬而舒謂之踧踖歟踧讀若尗踧踧周道蹜讀若衛大夫石蹜

與與如也

說文解字懙趣步懙懙也從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懙懙蘇林曰懙懙行步安舒也懙應卽此與與字說文解字又有趣云安行

君召使擯

陸德明曰擯本又作儐案作儐是也書賓於四門鄭康成注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說文解字云儐導也是儐相之字應從人矣

色勃如也

說文解字作李云李癣也從朩人色也從子又有艴云色艴如也從色弗聲案兩字並通許君說古文論語或以古今文有異並載之歟

足躩如也

包咸曰足躩盤辟案投壺所稱般還曰辟卽盤辟是盤之言般還辟之言辟易

襜如也

鄭注曰衣蔽前謂之襜案此言襜如者齊魯之郊謂蔽膝爲襜謂衣前後蔽如襜也

翼如也

說文解字引作趩案趩讀燕人强秦言敕

入公門

此言路寢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鄭康成注月令所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

階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鄭康成曰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

過位

鄭康成曰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疋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是又曲禮曰君子式黃散下卿位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

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包咸曰過君之空位案君位曰宁在堂上戶牖之間時未升堂何有虛位平叔於此段注皆用孔氏獨過位則用包咸不知孔注復其位爲來時所過位顯與包義不侔平叔據引之謬有如此

進

陸德明本無此字云本有進字誤也

執圭

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命圭九寸命圭繅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故包咸以爲執持君之圭後世儒者不識古制多見桓信躬蒲穀之文以

爲執圭卽此其通於古者又以爲包咸君之圭卽指桓信等漢時已有此說京哉謬經詁傳一至此歟

鞠躬如也如不勝

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依字鞠應作匑

上如揖下如授

此言執圭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鄭康成曰魯讀下爲趨今從古古而如通聘禮賈人啟櫝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於階所謂上有三揖旣升堂將授志趨卽

趨而授歟此解魯論為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
未是矣坫又案賓自執圭將事由闑西入門至致命止
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
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
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爲
執玉高卑殆未讀聘禮及記歟

足蹜蹜如有循

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案
玉藻又有所謂圈豚行者豚之言循即如有循之義蹜
禮記釋文作宿是宿正字蹜俗字

私覿

說文解字無覿字案覿字從賣賣字從𡕥𡕥即睦之古文或覿即𡕥字敗但無可據證耳

君子不以紺緅飾

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縓今文作紺緅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爾疋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是赤黃色竀是淺赤色纁是淺絳色五染以黑則爲緅緅是爵頭色縓與緅色甚異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注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據此則三

年緅以飾衣者實是緅孔安國注此云一入曰緅緅者三年練以飾衣爲其似衣喪服今集解作一入曰緅緅者三年練以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此俗本改之孔已據爾正檀弓喪服記釋此必不誤緅爲緅也是孔本作緅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雀頭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據此則鄭司農所見之本乃作緅也緅即爵故說文解字無緅字許君說古文論語與孔安國本同故不載緅字今論語已用安國注而不知改緅爲緅讀經者之因循謬妄一至此歟

袗絺綌

袗同也讀如兄弟畢袗元之袗言衣與裳同之𥘉玉藻
又作振絺綌
緇衣羔裘
鄭康成曰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
豹袪與君異耳案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飾
猶褎也褎卽袪耳
素衣麑裘
鄭康成曰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
裼案麑裘玉藻作麛裘注引此句亦作麛作麛者是麛
鹿子麑狻麑也出說文解字
黃衣狐裘

鄭康成曰狐裘取溫裕而已玉藻注黃衣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

褻裘長

說文解字引作紲衣長是古文論語棄紲衣者褻詩與子同襗箋云襗紲衣近汚垢是襗今詩作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羞袒劉熙說

必有寢衣

鄭康成曰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解字曰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鄭君之說與許君合據之則寢衣即被以爲別自有寢衣非被者誤矣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解字引作貖云似狐善睡獸案貉北方人也是貈貊之貊今別貉爲貊而以貉爲狐貖字非矣許君說貖似狐者詩一之日于貉傳云于貉取狐貍皮毛據之則詩亦應作貖矣

非帷裳必殺之

鄭康成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案帷裳襟三裾四皆用正幅幅三辟積非帷裳者削其衽不辟積也古深衣之制裳十二幅襟裾各四幅正旁二幅則削之所謂續衽是縫齊倍要者玉藻文也古制要中七尺二寸袪一丈四尺四寸

羔裘元冠不以弔

鄭康成曰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小斂之後弔宜

弁絰服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

鄭司農曰齊必變食案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

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

夕餕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清

之義也所謂變食是後世儒者以爲變其所常食取莊

子不飲酒不茹葷之說當之失古制矣

食饐而餲

爾疋曰食饐謂之餲然則饐餲一義也說文解字饐飯
濕也案飯傷熱謂之饖濕謂之饐饐賈山至言又作餇
古今字
魚餒
依字當作餧公羊傳曰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何休
注魚爛從內發案人饑曰餧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餧
色惡不食
色惡謂如烏䲰色
臭惡不食
臭惡謂如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爵入作羊腊以
臭為美鄙遠之俗則然然非至道羊腊事見呂氏春秋注

失飪不食

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火互

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

象案鼎上从目下从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卦从上离

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爲目亨飪者用火燒木鼎在

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適謂

之飪飪之言孰也徐揚間語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

偏勝呂覽以孰而不爛爲失飪即過不及之說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不時不食

郤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案信臣

之說較鄭義爲長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詔曰傳曰非

其時不食蓋實用部義矣

割不正不食

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没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没爲其分散也案此古割肉之法從横割謂之午割

不得其醬不食

醬醢醯之總名所以配食者

不使勝食氣

說文解字引作不使勝食既云既小食也案古既氣字同氣卽來氣諸侯字若氣然有聲之氣則直气字不從

米也又旣亦同嘰司馬相如大人賦嘰瓊華徐廣注嘰
音祈小食嘰旣聲同也小食卽小飯韋昭注漢書呂紀
以餐爲小食韓信傳如淳說亦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
禮食先食肉而殽謂食胾及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旣是
食肉之節歟或曰旣气亦有通用者如漢書朱買臣傳
乞其夫錢之乞應作旣字旣氣字同者中庸旣稟注旣
讀曰餼是也案說文解字氣或作餼又作槩旣卽槩之
省嘰旣字通者易月幾望荀爽本幾作旣旣與幾通因
之嘰與旣通矣

唯酒無量不及亂

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

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

唯酒無量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說文解字酤買酒也漢書是

食不語寢不言

詩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鄭注發端曰言答述

曰語寢玉篇作𥨊

瓜祭

鄭康成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疏食菜羹瓜祭爲三物

者疏食一物也菜羹一物也瓜祭一物也祭字不屬疏

食菜羹爲說孔安國稱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謬矣玉

蔡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上環頭忖也上環是覺閒下環是脫花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卽刌字刌之言切此瓜祭之說鄭氏之必從古文有以歟

席不正不坐

墨子曰哀公迎孔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作端與正義同

鄉人儺

鄭康成曰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爲儺儺魯讀爲獻今從古案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此注葢合古今文論語古者儺與獻聲同儺亦作難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注古書難或爲儺杜子春讀難問之

難其字當爲儺是也讀儺同那又因讀獻爲莎獻可爲
莎則儺可爲獻矣是古儺獻同字
朝服而立於阼階
陸德明本無階字案邳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
存室神也亦無階字
拜而受之
陸德明曰本或無而之二字
廄焚
王弼以爲公廄案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
拜之士壹大夫再是家廄王說非是
傷人乎不

不讀曰否言既問人而及馬

君賜腥

陸德明曰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孰也案胜與腥通胜本雞犬膏借書胜字見內則注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爲胜故經凡胜皆作腥

君賜生

鄭康成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

辨嘗羞飲而俟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
正不祭飲而俟俟君食而后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
孝也案此侍食是君以客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客禮待
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
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拖俗本作拖非開成石經及陸德明本皆作拖拖拖之
誤也說文解字拖曳也衪袥也依義應爲衪借用拖字
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褻衣加新衣
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撤褻衣則所加
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案鄭意未了言

恒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

深衣續衽鉤邊注衽若今曲裾深衣之衽在裳旁裳緣曰袘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袘謂緣袘之言施裳前襟後裾皆有緣謂緣爲袘謂袘爲裧其義一也漢時曲裾制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與古鉤邊實異鄭以漢法明古制未免言顯而義反晦已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玉藻曰凡君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駕者車也言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白虎通德論引作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案論實合論語檀弓爲一

居不客

開成石經及陸德明本皆作客陸云本或作容案作容者非也

見冕者

冕鄭本作弁案弁古作覍字與冕形近以此譌歟又見子罕篇

式負版者

鄭康成曰負之者賤隸人

必正立執綏

此是貳綏御所授以上車者

車中不內顧

鄭康成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以曲禮顧不過轂之說言之或魯論爲長

山梁雌雉

鄭康成曰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依義當作梁三蒼曰好粟曰粱字從米不從木與浮梁之梁異

時哉時哉

陸德明本無二時哉字云一本作時哉時哉案論語少此句例恐重者非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此共之之義也爾疋釋獸須屬云鳥曰狊狊者張兩翅動搖之意然則嗅即狊字𥈊又玉篇引作𪖙許氏說𪖙謂以鼻就臭故玉篇云爾其義與呂書雅說不侔恐未必是

論語後錄卷第四

先進於禮樂

包咸曰謂仕也鄭康成曰謂學也

野人也

鄭康成曰野人粗略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鄭康成以合前章皇侃別爲一章案皇說是從陳蔡絕

糧在哀公四年無冉有史記弟子列傳次政事於言語

之前當是異本周禮師氏三德三行注在心曰德施之

爲行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於人不閒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案此與陳羣義不併當依此解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即是

季康子問弟子

陸德明本無季字云鄭本有

顏路請子之車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案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

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說則車焚于獻帝時也又案永壽二年韓明府勅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邱君子是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說則車亡于秦始皇時也傳聞久遠競飾異詞存之與亡並莫折一疑以存疑而已矣

鯉也死

夫子年十九取宋幷官氏之女幷官俗作亓官者非今依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王應麟姓氏急就章漢永壽二年禮器碑宋大中祥符元年加封鄆國夫人勅元鄆縣所刻至順二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勅改正一歲而生伯魚年五十先死則伯魚之死夫子時年七十也顏淵三十二歲死史記以為少

孔子三十歲三十疑當作四十古者三四字皆積畫古文作四誤四為三則顏淵之死夫子時年七十二矣致夫子年六十二當哀公四年是年厄于陳蔡顏淵尚在圍中其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三十字則顏淵已死久子西安得及之王肅之說果不足據矣

不可徒行也

史記作不可以徒行案句與孔安國注正合疑古文有以字

天喪予

何休曰子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相死者是天將亡

夫子之微也

慟

鄭康成曰變動容貌古無慟字應作慟漢北海相景君碑驚慟傷褱即是

季路問事鬼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鄭據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又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注鬼神先聖先賢也

魯人為長府

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居於長府疑即此地然則非

藏貨財之府矣

仍舊貫

鄭康成曰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蓋用魯論坫案貫讀附之者貫之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充入先帝宮室兩長府亦宮室引此者有漢經師傳授之說在

言必有中

中者得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言門外之也故門人不敬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廷
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
門是外朝故言外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史記作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當是異本柴史
記云齊人鄭篇目弟子云衛人案齊衛皆有高氏柴字
子羔禮記作子臯家語作子高喭應作諺說文解字無
喭字
回也其庶乎
其庶乎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案繫辭子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

注幾神妙也翻說幾義以上知幾其神故云爾矦果訓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屢中者又相去遠矣

屢空

古無屢字凡言屢者皆作婁又漢書鮑宣傳言唐尊衣敝履空履空或亦以爲與屢空同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王充曰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億則屢中

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左傳曰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

不踐迹

說文解字有後字卽此踐迹者循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迹猶言不蹟矣古蹟與迹同字

子路問聞斯行之

包咸曰賑窮救乏之事或者疑咸說無本坫案白虎通德論曰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上俱通德論文據

此則咸所謂賑窮救乏者即朋友通財之道也論爲班固所撰述包班之義夫有所受之矣豈臆說哉

有民人焉

人讀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

毋吾以也

以鄭康成作巳案說文解字巳以也以用也巳以二字義同子思論詩於穆不巳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即以也檀弓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巳字本同是以巳古字通用

率爾而對

率先也依字應作衛古文字少通用率又借用帥揚雄

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亦即卒爾

因之以饑饉

鄭康成饑作飢案應作饑饑年饑字穀不孰也飢餓也

且知方也

鄭康成曰方禮法也

夫子哂之

哂說文解字作弞云笑不壞顏曰弞案曲禮曰笑不至

弞注齒本曰弞大笑則見此借弞爲斷字應爾異然大

笑見斷則不見斷者爲莞芙矣弞芙不壞顏而壞顏者

爲大芙矣義寔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曲禮弞今作矧矧弞之俗

字

端章甫

禮服襟三䄅四幅皆正謂之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章甫元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賦劉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圍四尺四寸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

點爾何如

點史記作葴案應作𪐏說文解字曰𪐏雖晳而黑也古人名𪐏字子晳葴從𪐏省而譌點則借字晳應從析從白如左傳皐門之晳是王復曰今左傳作澤門之晳作皐者見毛詩正義

鏗爾

古無鏗字當用硻說文解字車部有轒字云車轒鈏聲

也從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一曰讀若掔又
周禮典同高聲硯注故書硯作硍杜子春讀鏗鏘之鏗
鄭大夫讀袞冕之袞依義俔即是硻硻掔並從臤爲聲
義聲相近鏗又從堅堅亦從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硯
爲硍者誤與銀字之爲金昆配物同家兄塘曰說文解字硻餘堅者口㙇
切

巽乎三子者之撰

古無撰字應從鄭康成本作僎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
也案說文解字僎具也詮亦具也是僎詮同義詮字從
全古全與僎通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
爲全全與僎通亦詮與僎通矣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男子滿廿而冠陽成于陰之義也自十五以上稱之曰童

浴乎沂風乎舞雩

鄭康成曰沂水出沂山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案此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者與出泰山蓋縣南入泗者別司馬彪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即禊字蘭亭序楔禊事即絜事也古無禊字禊從契契從㓞絜亦從㓞刱絜爲禊自漢後戴）絜者言陽氣布散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蔡邕曰論語莫春云云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絜于水濱蓋出于此韓詩曰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潧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艸祓除不祥皆浴乎沂之說也浴卽祓除不作沐濯解風讀曰諷王充論衡曰風乎舞雩風歌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正作諷乎舞雩與充義合

詠而歸

鄭康成歸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王充論衡作詠而饋云饋祭也字與鄭同義與鄭異古聲歸饋同故互通聘禮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陽貨篇歸孔子豚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鄭皆作饋閔公二年左傳歸公乘馬歸義亦與饋同釋名云汝潁言貴聲如歸往之歸饋字從貴貴讀爲歸饋亦從之矣惠棟曰

鄭本作歸古文也何晏從魯論作歸故不載孔注姑案
陽貨微子兩篇何皆從魯論並載孔注何氏之舛謬有
若此
夫子何哂由也
皇侃本夫子作吾子云曾點呼孔子爲吾子
非諸侯而何
陸德明曰一本非諸侯如之何案古而如通一本亦是
克已復禮爲仁
克已復禮爲仁古志語夫子引此言能如是則可謂仁
矣克已約身也馬融說是鄭顗曰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據此則顏子時始十八歲

請問其目

鄭康成曰顏淵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欲知其要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胥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是夫子此言之本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管子以爲古語案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是非夫子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魋之弟則亦向氏矣稱司馬者卽以魋之官氏

之歟

其言也訒

鄭康成曰訒不忍言也案許昚曰訒頓也刃頓爲頓言

頓爲訒其言也訒言之頓矣故夫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內省不疚

疚當作疚說文解字無疚字詩煢煢在疚今本作疚是

疚今字疚古字也

足兵

兵謂五兵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陸德明曰一讀於斯絕句

棘子成

蜀志秦宓報李權書作革子成案詩匪棘其欲禮記引棘正作革是棘與革古字通檀弓夫子之病革矣即詩多我覯痻孔棘我圉之義是革即棘棘亦即急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虎豹之鞟

鄭康成曰鞟革也依字應作鞹

年饑

鄭康成饑作飢日本本亦作飢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陳氏是時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非成子也據左傳景公卒陳乞亂國事　孔安國之說無當

吾得而食諸

史記作吾豈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

鄭康成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艸上之風必偃

陸德明上作尙說苑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艸東風則艸靡而西西風則艸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艸爲之靡是故

人君之動不可不審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家語少正卯爲之聞人也聞應作此解

鄉也

陸德明曰本又作鄉案作鄉是說文解字曰鄉不久也

士相見禮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注鄉曩也許鄭二義

並通葢古文字少假借鄉

舉皐陶

鄭康成曰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衛君待子而爲政

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

子之迂也

鄭康成迂作于云于往也案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子子亦往而已與包解異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注于讀爲迂是迂與于古字通矣

則刑罰不中

梁統疏引中作衷案書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周官士師曰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夫子之言本諸此中與衷古字同

則民無所措手足

說文解字引措作厝後漢書張奮傳同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漢書朝錯晉

灼音錯爲厝置之厝厝置字卽措手足之措矣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史記作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

責子路之詞

襁負其子

陸德明本作繦案繦非也應作襁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裼韓嬰謂之褯

不能專對

閻若璩曰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閻說最是

于適衛
此適衛在哀公元年
期月
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
字宜作朞此期會字借當之
必世而後仁
鄭康成曰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
殷紂敝化之後故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鄭康成曰朝于季氏之私朝
案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魯語合家事於內朝史記項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皆言大夫是大夫亦稱朝

其事也如有政

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二語檀弓正義引以爲論語注不指何人疑亦是鄭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

葉公問政

夫子自蔡遷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

近者說遠者來

史記引作來遠附邇宋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曰孔子答定公以徠遠崔寔政論曰孔子答葉公以來遠據此則夫子之意言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也詔作定公所見異本徠與來同

子夏為莒父宰

春秋經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卽此邑今沂州府莒州地

吾黨有直躬者

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宋太郎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

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莊子曰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據此兩說是是時幷有以直躬爲信者直躬之名盛于楚故葉公述之于

夫子歟

其父攘羊

攘讀𢾺攘撟虔之攘高誘曰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

案孟子曰攘雞雞亦畜高說是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之詔與夫子此言合恉可謂忠厚之至矣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敎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詞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案熙說無謂此小人之見也

居處恭執事敬

洪範五行傳劉歆說內曰恭外曰敬

何足算也

漢書車千秋傳贊作何足選也案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絶交論引選作算是算與選同

狂者進取

鄭康成曰仰法古制不顧時俗

不可以作巫醫

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或作卜筮或作巫醫事異義通鄭康成不得其解

不占而已矣

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左傳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分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不妄說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不以道者妄之謂歟

木

漢書周昌傳贊曰周昌木強人也即此意

訥

君子欲訥于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從言內有訒言之義

切切

祭義洓洓者容也自反也注洓洓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案此切切應讀同洓洓鄭康成云切切勸競皃

怡怡

鄭康成曰怡怡謙順皃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是謂教民棄讀如鄭棄其師之棄

危言危行

鄭康成曰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

羿善射奡盪舟

古之稱羿者有三稱奡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解字有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又有𢏚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𢏚善射許君說古文論語引字作𢏚是古論作𢏚子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曰射師射師即𢏚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爲今文論語歟堯之子丹朱一奡也寒浞之子一奡也古者奡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敖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此皆言堯之子奡則作敖寒浞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曰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

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滅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羿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攷之經典少康所殺之羿有覆舟無盪舟若云盪舟爲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傅之爲合矣南宮之旨未知定何羿何羿久遠傳疑姑存其觧而已矣

爲命

周禮太祝六辭二曰命

裨諶草創之

裨鄭康成作卑案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平太守又後漢書虞美人傳有議郎卑整

陸德明曰依說文解字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創當作刱世叔討論之

鄭康成以討論爲整理

駢邑

漢書地里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

案駢本作郱杞地爲齊襄公所遷者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卞莊子之勇

依字卞作弁正俗字也鄭康成曰魯大夫案鄭說非也

卞即弁字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弁人即卞

人春秋傳季武子所取是其地荀子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實魯人國策有館莊子史記作卞卞館古聲同

文之以禮樂

於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緯以樂

公叔文子

世本曰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案拔左傳作發古字通詩一之日觱發說文解字作滭沷沷字從犮與拔字同拔之通發猶沷之通發歟

以防

此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西防在今兖州府金鄉縣西北即敗宋師于菅取防之防

雖曰不要君

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

吾弗信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應是異本揚雄曰染衮謂

謬欺天下曰譎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有兩解鄭康成曰謂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

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

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莊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合爲一又僖三年會陽穀九年會葵邱爲十一也齊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韋昭注兵車之屬謂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復會鄄僖元年會檉十三年會鹹十六年會淮也乘車之會謂僖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九年會葵邱也凡九兩說不同此一說也管子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元官諸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

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譏者尙之于元官聽于
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此一說也兩說並通
霸諸侯
鄭康成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
之政教案霸應作伯
被髮左袵
袵陸德明作衽應作衽從任者非是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開成石經無若字今石經若字旁注是後人所增入
自經於溝瀆

左傳殺子糾子生竇史記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
句與溝同聲然則溝瀆即生竇矣今在曹州府曹縣東
北三十里濮水所逕之處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
為文矣
家臣亦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
謀以殉葬是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
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
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
于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
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

舉同升佚事以合之夫子之意艮深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陸德明本作子曰案鄭康成本已作言矣

遽伯玉

陳留志長垣縣祭城有伯玉墓及祠案淮南子作璩伯

玉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易艮象詞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

爲思故曰思不出位案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

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卽立不易方之說然於

易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位

恒久也艮止也止其所即久於道矣艮兩象各止其所

恒乾初之坤四剛柔定乾爲易坤爲方易而定艮止之

義恒之所以亨歟

子貢方人

鄭康成作謗人云言人之過惡也案方與旁通因之亦

與謗通謗字從旁也方通旁者書方鳩或作旁逑是

微生畝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案畝晦古今字尾微古字通書鳥

獸孳尾史記作字微公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

是微與尾通之證

某何爲是栖栖者與

鄭康成本無爲字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案以怨報怨所謂直是

不尤人

鄭康成曰尤非也

公伯寮

依字當作寮從穴史記作僚此作寮並非史記以爲夫子弟子皇甫謐曰寮是愬譭之人孔子不責疑非弟子之流案寮亦與子禽同類耳

子服景伯

世本曰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傳景伯名何孔安國作何忌誤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康成曰大夫于朝士于市公伯寮止應云市連言朝耳案肆之言申也

作者七人矣

王弼曰伯夷叔齊虞仲夷佚佚張柳下惠少連案王說與包咸異鄭康成則曰七當爲十字之誤也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

者何臾楚狂接輿辟言者

子路宿於石門

鄭康成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閉關者

有荷蕢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解字臾古文蕢論語有何臾是古文論語荷作何蕢作臾也

硜硜乎

說文解字磬古文作硜硜磬書之異耳史記載樂記石聲硜今禮記作磬

深則厲

鄭康成曰由膝以上曰厲厲說文解字作砅云履石度

水也詩曰深則砅案許君引詩不及論語其論語實不
作砅矣履石之說較鄭義爲長

末之

末微也檀弓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高宗諒陰

高誘呂覽注引論語作諒闇案喪服四制正作諒闇鄭
康成注諒古作梁尙書大傳正作梁闇合鄭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
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
梁於東墉下著地以屮被之既葬則翦去屮以短柱柱
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廬與闇同意孟子言滕
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

闇默諒本梁字與諒通闇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

默孔義也是謂無本之談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以定民志故易使

闕黨童子

闕黨卽闕里荀子曰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仕是也古今人表作厥黨案古者闕與厥通說文解字足部有蹶或作蹷周禮內司服闕狄注云衣大記作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又公羊傳屈貉左傳作闕貉是闕與屈通屈與厥通因之闕又與厥通也要之三字古皆互用

論語後錄卷第五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鄭康成糧作粻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衛絕糧在四年孔安國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案史記記此云孔子遂行復如陳蓋居陳者二年耳孔子以哀公二年去衛四年絕糧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名冉求孔子在陳思歸若過曹適宋則在定公十四年畏匡則在定公十三年不與此事相屬孔說恐非也

君子固窮

呂氏春秋載夫子曰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某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

有

小人窮斯濫矣

鄭康成曰濫竊也案說文解字引作爁云過差也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管子曰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伯案

舜無爲故帝

言忠信行篤敬

晏子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雖蠻貊之邦行矣

依字貊當作貉義見鄉黨篇

在輿
漢書律歷志引作在車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詩曰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越義與三愆章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梅福傳引利作厲案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
石上刉之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昚說工巧飾云
工者已善矣
顏淵問爲邦

夏以忠教殷以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所謂忠也殷輅所謂敬也周冕所謂文也樂緯稽燿嘉云顏淵尚三教者以此

行夏之時

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已後世儒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于古制無所依據難信之矣　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夏須秋備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

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歲終十三月爲正歲夏曰歲以十三月爲正歲十二月爲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指歟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

乘殷之輅

殷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大路木路乘路玉路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遞降木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田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夫子之言歟又攷司馬彪輿服志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路者也劉昭曰殷人以爲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然則桑根即金根矣路者大也故大寢曰路寢其門曰路門此應作路書皆作路惟論語作輅從車旁

服周之冕

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案
大子稱服周之冕者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邃延前有
旒旒十二玉大戴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葢袞
冕十二旒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
旒用玉八十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元冕三旒用玉三
十六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釆繅繩貫五釆玉垂
於延前後謂之邃延是誤旒爲即邃延矣鄭康成注弁
師言袞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
百六十八希冕玉百二十元冕玉七十二每冕用玉增
半者葢因漢制以叔孫通之說而譌鄭貫五釆玉從上
而下初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元取五行勝數旒長尺

二寸旄說文解字作㙨

鄭聲淫

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注淫聲若鄭衛也

佞人殆

書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案此所謂佞人是矣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謂之孔壬孔壬者甚佞也夫子言佞人殆與秦誓言殆哉正同佞人來矣惡其近之歟

柳下惠

鄭康成曰柳下惠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嘗若壕

曰國策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赦柳下地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歟昔爲魯地後爲齊有故國策云然高誘注淮南王記曰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因號柳下惠

羣居終日

說文解字羣作宭

好行小慧

鄭康成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惠棟曰漢書言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慧與惠古通字坫案日本有古本論語慧正作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言史之闕文吾猶及見之

有馬者借人乘之

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之說也包

咸說恐未是

動之不以禮

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

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

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

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固相師之道也

鄭康成曰相扶工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主爲之祀主也鄭語曰主芣騩而食溱洧是其義東蒙即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也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故謂之東蒙云

且在邦域之中矣

陸德明曰邦或作封惠棟曰依孔安國注宜作封坫案孔氏說古文論語是古文作封

陳力就列

左氏春秋傳戮力同心孔安國以戮力爲陳力案此陳力義與孔解左傳同

龜玉毁於櫝中

漢書梁平王傳引作匱中依義櫝應作匵

後世必爲子孫憂

陸德明本無後世

遠人不服

遠人謂徐郯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曰戴服者王有不

王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鄭康成本邦作封

不在顓臾

開成石經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墻之內也

熹平石經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盍毛包周無於開成石經墻作牆釋名云蕭墻在門內

友便辟

便辟即盤辟鄉黨所謂躩如是也便與盤古字通又孔安國注足恭爲便僻僻與辟古字同（說苑晏子再拜便僻亦是）便辟即足恭有便旋牽辟之意魏詩所謂宛如左辟亦其形兒也施之于見君行禮之時則可施之朋友酬對之間則諂矣無爲夸毗威儀卒迷益深譏之也便辟足恭者也善柔令色者也便佞巧言者也足恭是謂體柔詩云夸毗令色是謂面柔詩云戚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籧篨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眞

可謂損友矣子路所稱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歟

友便佞

說文解字引作友諞佞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依字當作趮躁俗字說文解字無之鄭康成曰魯讀躁爲傲今從古案荀子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是荀子實用魯論

畏大人

鄭康成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者

狎大人

鄭康成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

忿思難

吳祈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案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者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

千駟千乘也兵車稱乘乘有四馬故謂千乘爲千駟千乘公侯之封也故夫子云然

首陽

高誘以爲卽九山中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案漢書武帝元封六年作首山宮文穎以爲在蒲坂高君說

與馬融同首陽山有三說一在隴西曹大家幽通賦注云夷齊餓于首陽山在隴西因隴西郡有首陽縣漢書馮奉世傳所謂奉世屯首陽西極上者是也一在洛陽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者是也與此而三

邦君之妻

白虎通德論引邦作國下同

夫人自稱曰小童

禮記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夫人自稱曰小童案秦穆夫人自稱婢子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于諸侯則稱寡小君譏者

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雜記寡小君不

祿是也

歸孔子豚

鄭康成本作饋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遇諸塗

依字塗應作涂塗俗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古言性者三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

惡混三家分者也劉向合之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蓋

兼用三家矣三品之論以性善故有瞍鯀之父而子舜
禹以性惡故有堯舜之父而子朱均以性善惡混故有
中人夫子言中人謂性善惡混者也卽性相近而習相
遠者也中人以上是上智以下是下愚不移言不易移
之言易也

夫子莞爾而笑

陸德明本莞作莧案易夬莧陸夬夬荀爽作莧萊虞翻
則云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虞說與陸本合
依字應作莧以莧萊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歟

公山弗擾

史記弗擾作不狃鄒氏云狃一作蹂案作不狃與左傳

同狃作蹂蹂作擾擾之則擾卽犪從牛從夒矣今俗作
憂旁非尚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卽蹂字
召子欲往
史記作季氏使人召孔子
子路不說
江熙曰夫子豈實之佛肹公山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
以觀門人之意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
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江義甚余錄
諸家佚注故備及之
吾其爲東周乎
鄭康成曰據時東周

佛肸召

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

磨而不磷

依字磨應作䃺省字也磷應作𨜶別字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史記世家作瓠瓜鄭康成曰吾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仕而得祿案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注材讀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毛韋之義與鄭此注異實是也

居吾語女

居讀姬姓之姬語之助也居猶言何居何居即何其詩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者居之義也此齊魯之閒語

內荏

應劭說荏屈橈

穿窬之盜

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歟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爲門邊小竇而踰牆乃踰字也集解用孔安國古文論語注云窬窬牆疑孔本作踰

今之矜也廉

鄭康成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開成石經無此章今本有後人以集解用小字旁注

天何言哉

鄭康成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鑽燧改火

馬融注此引周書月令更火云云鄭司農周禮注以爲出鄹子合以管子春爨羽獸之火夏爨毛獸之火秋爨介蟲之火冬爨鱗獸之火中央爨倮蟲之火等說義正

同

子生三年

人元氣起於子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

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易正申爲兦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

故聖人制禮父母喪以三年天下之通喪也

史記作天下之通義也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繆協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于夫子義在屈巳以明道也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漢書引此義作誼案古者義誼同字周禮小宗伯治其禮儀注古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古字誼今字也李充曰旣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于赴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附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熹平石經作子贛曰君子有惡乎子曰有無亦惡二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熹平石經無流字惠棟曰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

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下不得目爲下流

惡果敢而窒者

鄭康成曰魯論讀窒爲室今從古惠棟曰韓勑修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淸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空中徐廣曰空一作窒知窒與室通坫案室窒皆從至爲聲故互通歟

惡徼以爲知者

鄭康成本徼作絞

年四十而見惡焉

熹平石經作年卅見惡焉案此四十爲卅無而字

微子去之

微家語作魏案史記曾有魏公世本作微公是微與魏通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尙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紂之長子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是卽太師爭紂時之事矣方言魏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而有容謂之魏是其聲義與微並通

箕子爲之奴

箕子名胥餘司馬彪說案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隷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以罪言之非名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卽熏胥熏以爲閽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吕氏春秋曰傅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

殷有三仁焉

鄭康成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者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三黜

荀子曰展禽三絀絀即黜字

何必去父母之邦

熹平石經邦作國

齊人歸女樂

歸鄭康成作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夫子有焉

何德之衰

熹平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開成石經作何德之衰也

案而如同字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熹平石經兩句下皆有也字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鄭康成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下

鄭康成曰下堂出門也案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

游其門是下堂之解爲長包咸作下車者自非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

聖賢冢墓記云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即長沮桀

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括地志云黃城

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案耦耕即合

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

古者有牛耜有人耦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謂漢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爲之

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

夫執輿者爲誰

熹平石經輿作車執讀曲禮執爾顏之執

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熹平石經作是魯孔某與曰是是知津矣

是魯孔某之徒與

陸德明本作是魯孔子之徒

滔滔者

鄭康成本作悠悠案史記正作悠悠與鄭同

耰而不輟

熹平石經作擾不輟無而字案擾櫌之省隸書木手往往形近此省木同才非直譌手旁也說文解字櫌摩田器服虔說鋤柄徐廣說田器高誘說椓塊椎三輔謂之僾所以覆種四說並異

子路行以告

熹平石經無行

夫子憮然

熹平石經無夫

以杖荷蓧

說文解字引作莜是古文論語作莜云艸田器則與包

咸竹器之說異矣案作𥬋是

五穀不分

鄭康成曰分猶理

植其杖而芸

依義應作耘[illegible]平石經植作置惠棟曰詩商頌置我鞉

鼓箋云置讀曰植書金縢植璧秉圭康成注植古置字

然則古者植置字同矣坫案芸應作穮或作秐芸秐之

省例見說文解字

欲潔其身

開成石經潔作絜是

如之何其廢之

熹平石經下有也字

夷逸

熹平石經作夷佚周禮度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

朱張

鄭康成本作侏張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卽譸張是其人命名之義歟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其斯而已矣

熹平石經作其斯矣乎

廢中權

鄭康成本作發中權云動也

我則異於是

鄭康成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太師摯

漢書禮樂志殷紂斷棄先王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班氏之說出于董仲舒據此則是殷紂時人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以爲殷紂平王時人者以維天子有四飯此有四飯是天子之樂官以爲魯哀公時人者以太師摯即師摯擊磬襄或是師襄皆魯哀公之樂官與大于同時三說莫可折一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玉藻飯飧者三飯也鄭康成曰皆舉食之樂案禮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白虎通德論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是謂四飯

少師陽

周禮謂之小師小少字同小師上士

擊磬襄

周禮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皆眡瞭也眡瞭凡三百人

君子不施其親

左傳曰施邢侯服虔注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案施義依此爲是孔注無謂

周有八士

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公相成王時生案佚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又武寤解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據此則八士尹氏也晉語文王諏於八虞而咨於二虢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文王時人周書克殷解有南宮忽南宮百達十八人中有南宮适以卿大夫父子異宮之例推之則八士爲尹氏居南宮者之後矣

仲突仲忽

仲忽古今人表作㫚㫚與忽同案八士有仲突仲忽鄭

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曰𠫓不順忽出也從到
子易曰𠫓如其來如𠫓即突字以忽訓突是突忽同義
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
其不可者拒之
熹平石經拒作距案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
之距是古拒與距同
雖小道
鄭康成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致遠恐泥
鄭康成曰泥謂滯陷不通
則以爲厲己也

鄭康成曰厲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傳昭公四年滅賴二氏作厲是厲與賴通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作大德毋踰閑緐露作無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傾蓋而語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艸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子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據此則是夫子之言子夏述之也

子游曰

熹平石經游作斿案古字游斿同子斿名偃則偃亦𣄴

字矣許脅曰古人名𣄴字子游

當洒埽

說文解字曰洒滌也古文爲灑埽字云古文者即古文

論語也古文以洒爲灑則魯論之作灑可知周禮隸僕

掌埽除糞洒注鄭司農云洒當爲灑是古者洒灑通俗本

埽或作掃者非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患愫曰漢書薛宣傳誣作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

曰憮音誣蘇解晉音並是

喪致乎哀而止

喪過乎哀過而亭者也雖過而亭是亦過矣故曰致乎

哀而止

堂堂乎張也

荀子曰弟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正堂堂之象神禫即沖澹弟作其冠句有誤字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熹平石經作吾聞諸人未有自致也者

則哀矜而弗喜

哀矜即今文尚書所謂哀鰥哲獄是也古字鰥矜同字見漢書于定國傳古文作哀敬折獄

未墜於地

熹平石經隧作隧案荀子至其亢山隧楊倞曰隧讀曰
墜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即是墜是古墜皆作隧也
賢者識其大者
熹平石經識作志案周禮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注云志古文識是志識同也惠棟曰左傳以志吾過且
日志之歲聘以志業皆古文故識皆作志案說文無志
字古志皆作識康成之說有所由來矣
譬之宮牆
熹平石經之作諸白虎通德論引亦作諸
夫子之牆數仞
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案仞有

三說包咸注此云七尺曰仞一說也趙岐注孟子云八尺曰仞一說也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一說也三說以趙岐爲當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尺則仞亦八尺矣說文解字仞伸臂一尋八尺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是仞與尋同包應二氏俱失之矣應之說實與包同包曰七尺周尺短漢尺長應云五尺六寸者即是包七尺包尺短應尺長也

百官之富

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案百官之富即指此

天之歷數在爾躬

鄭康成曰謂有圖錄之名案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即此

恐與鄭說有不合

敢用元牡

鄭康成曰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皇天大帝之牲也

敢告于皇皇后帝

鄭康成曰帝謂太微五帝案五帝即明堂所以祀五帝者尸子曰黄帝合宫有虞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總章張衡亦謂之總期見東京賦桓譚新論堯謂之五府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名也又攷工記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此湯祀五帝或即是陽館歟

簡在帝心

鄭康成曰簡閱在天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是湯既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詞非伐桀告諸侯之詞也孔安國曰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案今所傳古文尚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既訓古文尚書則于此不應舍尚書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呂氏之說

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與墨子呂氏亦合古文尚書之謬不辨可知矣說此書者舛謬百出皆因僞孔傳所致歟國語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案僞孔傳不以此入湯誓而以此入湯誥是其僞更顯著解非是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呂氏春秋曰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案高君之說何與孔氏吻合歟

君子惠而不費

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謂不拂于人心與下不

怨同義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鄭康成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錢坫曰論語一書雜出七十子門人所記案其時在六國之際歟如孟武伯卒在哀公之後其子敬子已得稱諡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曾子嘗以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爲之罪而曾子卒事獨詳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當夫子之卒爲二十七歲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左傳終哀公二十七年歲在甲子其明年爲周元王元年去文侯即位計五十一年曾子是時九十歲矣論語之作猶在其時後乎獨惟諸弟以所事夫子事有若而論語則有子曾子閔

子並稱為子說者疑此三子之門人所述儻有之歟其于子夏子游子張或多譏刺去夫子益遠微言已絶人各是其所師遂互相標榜卽檀弓鋪張子游過于曾子而子張一篇序子張則非子夏序子夏則非子游序子游曾子又非子張卽所記是其所師者非卽夫子設四科子夏子游並列文學而春秋獨屬子夏諸弟中惟子夏多撰述禮傳喪服授詩及毛公記爾雅公羊高穀梁置咸受業焉徐防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夫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洵哉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以事推之其子夏之門人所記多歟漢時有齊魯古文三家馬融孔安國並傳古文張禹則以魯參齊包周之學出焉鄭則以古兼攷齊魯何

晏集諸家解名曰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師說異同皆不詳焉竊疑太史公史記於孟武伯問子路則稱季康子子語魯太師樂則先舉齊太師後舉魯太師班固漢書於葉公問政則稱定公皆三家之互異又孔安國注君子不以紺緅飾以緅爲緅鄭司農爲緅許慎說文解字引誄曰以誄爲讄鄭司農爲誄孔許皆說古文鄭本魯論是亦魯古並行之明證矣後之讀論語者倘于此乎求之

坫又曰諸弟子所稱皆夫子之遺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文質份份之論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溫故知新之論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答子路成人子張述之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對哀公問政子夏傳

之象傳喪過乎哀即致乎哀而止之說也繫辭撰以和行

即禮之用和爲貴之義也由是過齊程朱子則大德小德

之閑辨議曾孟荘子則觀志觀行之義適然則檀弓所載

曾子子游有子所論自不誣矣